

盗墓笔记

【一部五十年前发现的千年古卷】
【最好看的盗墓小说】

南派三叔 著
阴山古楼

上海文化出版社

⑥

陆



盗墓笔记

陆

部五十年前发现的千年古卷

最好看的盗墓小说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南派三叔 著
阴山古楼

6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盗墓笔记.6 / 南派三叔著.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9

ISBN 978-7-80740-732-4

I. ①盗…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6810号

出版人

王刚

责任编辑

崔衡

装帧设计

刘碧微

书名

盗墓笔记.6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

网址：www.shwenyi.com

印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7.5

版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80740-732-4/G · 567

定价

32.80元

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0316-2682233

盗墓笔记

陆

阴山古楼

第一章	起源	2	第十二章	盘马的回忆	50
第二章	古怪的村子	8	第十三章	心理战 1	53
第三章	火灾	14	第十四章	那是一个魔湖	57
第四章	变故	19	第十五章	中邪	61
第五章	巡山	23	第十六章	计划	65
第六章	水牛头沟	26	第十七章	似曾相识	69
第七章	古坎	30	第十八章	脑筋急转弯	74
第八章	老头	33	第十九章	虹吸效应	80
第九章	盘马老爹	39	第二十章	湖底	84
第十章	坐下来谈	43	第二十一章	湖底的古寨	89
第十一章	味道	47	第二十二章	捞起来的怪物	92

盗墓笔记

陆

第二十三章	铁块	96	第三十五章	影子的真面目	151
第二十四章	流水行程	102	第三十六章	后半部分在地下	154
第二十五章	心理战 2	106	第三十七章	胖子的小聪明	158
第二十六章	风雨无阻	111	第三十八章	玉脉	161
第二十七章	雨中的魔影	115	第三十九章	奇洞	167
第二十八章	魔湖的诡异	119	第四十章	洞里的谜题	173
第二十九章	独自下水	126	第四十一章	封闭空间	177
第三十章	老树蟹头	128	第四十二章	假设	182
第三十一章	水底的灯光	133	第四十三章	挖出来的是什么	189
第三十二章	瑶歌大院	137	第四十四章	石中人	193
第三十三章	绿光	142	第四十五章	这里的石头	196
第三十四章	成真	147	第四十六章	异变	202

盗墓笔记

陆

邛笕石影

第四十七章	怪物	205	第一章	史國	250
第四十八章	火炭	209	第二章	老檔案	254
第四十九章	有三十五个	213	第三章	笔迹	257
第五十章	脱出	216	第四章	找到了	261
第五十一章	二叔	220	第五章	拍卖会	271
第五十二章	开心	223			
第五十三章	很像的寨子	228			
第五十四章	镜像阴谋	233			
第五十五章	不速之客	237			
第五十六章	使坏	244			

盗墓笔记



阴山古楼

第一章 • 起源

为了帮助闷油瓶寻找失去的记忆，我们来到了十万大山的腹地，被称为“广西的西伯利亚”的巴乃。

我一直认为这种失去记忆、寻找记忆的情节不太可能会发生在现实中，所以最初还是感觉到有一丝异样。旁人的过去也许稀松平常，但是闷油瓶背后的故事，应该会有所不同，就像看一本悬疑小说，并且自己参与了进来，心中很有些忐忑和兴奋。

闷油瓶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像他这种人心中心中是否会有常人的纠结我不敢肯定，至少，他表现出来的这种耐心让我佩服。我也有过一些犹豫，帮他寻找过去，相当于把他从目前的平静中拉回现实，不知道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进山的过程不再赘述，我们按照楚哥给我们的线索，找到了闷油瓶以前住的高脚楼，并且在破败的床下暗格中，发现了一个铁箱。之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有人竟然想从高脚楼的楼板下把铁箱拽走，



好在我们及时发现了，但是那人显然非常熟悉村子的环境，迅速逃入了村中小路，不见踪影。

就在我们莫名其妙，还没反应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时，胖子抱着
的古老铁箱子的搭扣竟然断了，箱子摔到地上一下子翻了开来。

事情发生得非常快，三个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箱子已经在地上了。箱盖大开，一块拳头大小的东西从里面滚了出来，定格在胖子的脚下。

闷油瓶之前说过，他对这箱子有一些模糊的记忆，说箱子里的东西可能十分危险，让我们绝对不要打开，所以箱子刚掉到地上，我下意识地抬手缩腰，做了个防御的动作。

胖子没有时间作更多的反应，也只是缩了一下脖子，我们两个人一下都定在那儿不敢动。

我原本以为会爆炸，当时也没有时间多考虑，一切都是条件反射，然而咬牙缩着脖子等了几秒，却什么都没发生——没有爆炸，也没有暗器飞过来。

我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看向胖子脚下，摔出来的东西好似一块木头，长满了疙瘩，我从来没有见过，但似乎不是什么危险物。胖子渐渐放松了下来，走远了几步。我也慢慢放下手，心生疑窦：难道是闷油瓶记错了？还是因为时间太久，以至于过了保质期没了危险性？

看向闷油瓶，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但是显然也被吓了一跳。

这就好比是一个爆竹哑火，谁也不敢第一时间去看是怎么回事，我们僵了片刻，刚才还信誓旦旦说自己命硬的胖子才凑过去。我也跟过去，看到那东西形状有点像葫芦，大概有广口杯那么大，表面有一些脓包一样的疙瘩，好像癞蛤蟆的皮，让人觉得很不舒服。仔细看后发现，这个癞皮“葫芦”的脓包里夹杂着金属锈迹的光泽，竟然像是铁的。

胖子想用手去拿，闷油瓶制止了，他从边上折下一片南瓜叶，包住“铁葫芦”拿了起来。

从他拿“葫芦”的手感来看，确实是铁的，而且重量还不轻。那些铁疙瘩像是被强酸腐蚀过或者铸的时候夹了大量气泡，红色和黄色的脓斑是铁锈的痕迹，这东西就是一个葫芦状的铁坨子，但能看到上面有一些古代的花纹，已经非常模糊了，隐约透露这是件古物。

胖子看着纳闷道：“什么玩意儿？跟炮弹似的，难道是古代的手榴弹？”

我立即摇头：“别瞎说，你会把手榴弹埋床下面？”

明朝的火器已经非常发达，“震天雷”和“国姓瓶”的杀伤力很大，我经手过一些，但都是掏了馅儿的，也就是没火药（谁也不能交易实心的，那等于交易军火）。这些火器最早都是福建渔民从海里网上来，然后被古董商用日用品换走，但这铁疙瘩不像海货，所以应该不是火器。更何况把这东西埋在床下，要是赶上天干物燥的时候爆炸了怎么办？闷油瓶绝对不会做那么缺心眼的事。

闷油瓶掂了掂，闻了闻，也摇头。我问他刚才危险的感觉是否还在，他没说话但是神情异样，看着那铁葫芦停顿了一会儿，道：“这东西只有一层皮是铁的，真正的东西被包在铁皮里了。”

我愣了一下：“何以见得？”

闷油瓶道：“重量太轻。”

胖子惊讶道：“你他娘的能掂量出来？”

这不奇怪，一般经手古董的人，这种手艺都是必练的，而且掂量过纯铁或者做过模具的人都会知道，一块铁的重量和普通人的预期是不同的，铅笔盒大小的铁块，力气一般的人用两个手指可夹不起来。

我对胖子道：“你们半路出家的基本功不行，像这种手头上的功夫，我们或多或少都要练几下子。”

胖子呸了一声：“胖爷我花这么多闲工夫练这个干吗，买台电子秤才多少钱。”

我做了个鄙夷的表情，接着问闷油瓶道：“什么东西要被包在铁



皮里保存？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印象？”

闷油瓶摇头，胖子就道：“以前有一种铁包金，运输的时候金块外面包上铁皮，不显眼，不过这东西的铁皮看样子是铸上去的，而且重量还轻了，里面肯定不是黄金。”

“铁包金”我倒没听说过，我只知道有一种叫铁包金的藏獒，爷爷有过一只，因为水土不服一直养不起来，后来被村里的牛踢死了，胖子说的事不知道是胡吹的还是他真见过。

让我在意的是那上面模糊的花纹，既然有花纹，那么这东西至少有装饰作用，不会是单纯的铸件。它肯定有实际的用途。

“会不会是什么铁器的部件？”胖子又道，“比如说铁香炉的脚，或者以前车轱辘上的装饰品？”

我心说也有可能，我对铁器的认识不深，铁器易生锈，在古墓中很难保存，所以市面上流传得远不如铜器和瓷器。铁器的价值一般也不高，所以大部分搞古董的人都不熟悉，我实在一点头绪也没有。

不过既然是古物，还藏在闷油瓶的床下，那么这东西肯定有点来历，应该和他在这个村子里经历的事有关。

我想起胖子昨天的想法，心里有一个推测，胖子说羊角山附近可能有一个古墓，那么事情的经过也许是这样：闷油瓶当年可能在文锦的考古队里，这“葫芦”可能是他们从那个古墓里带出来的东西。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小哥把这“葫芦”藏了起来，否则很难解释其来历。

胖子皱了皱眉：“我推测也是这样，那么当年小哥把东西藏起来，显然是在提防什么，当时的情况恐怕非常复杂。”

有提防必然有敌对，说明考古队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不会像阿贵说的那么单纯。

三人沉默了片刻，我感觉有点舒坦又有点郁闷。开心的是在这里得到的信息比我想象的要多很多，郁闷的是这些信息只能勾勒出“一

个事件”的大体样子，没法触到细节。

文锦在这里出现，阿贵在照片上的年纪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现在阿贵肯定有四十出头了，那么就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正好是西沙事件发生前后，那么文锦在这里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在西沙出事前没多久——他们离开这里之后才去的西沙——我没有看到照片上有其他人，文锦是跟着另外一支队伍还是和西沙考古队来的这里就不得而知了。

闷油瓶在这里被越南人绑了当阿昆，时间应该是五六年前，中间差了十五年，这十五年他在干什么？我感觉很有问题，以他的身手那几个越南人定然不是对手，就算对方有枪，我想他要逃脱总不是问题，何至于被捆着当猪崽？难道他和陈皮阿四的见面是设计好的？这些都是疑问。

“刚才抢咱们东西的人，会不会和这件事情也有关系？”胖子望着那人消失的方向问。

我想起这茬儿来，就问他们道：“你们刚才有没有看清楚他的脸？”

“干，那家伙跑得比兔子还快，别说脸了，连屁股都没看清楚，只看到这人蓬头垢面的，体形和你差不多，一溜烟就没影了。”

我心说：这人是谁呢？我们到这里来基本上不会引人注目，这是一个单纯尾随我们的小偷，还是局内人？这点让我意外，有点被如影随形的感觉。如果他不是单纯的偷窃犯，那他必然和这件事情有关联，那么我们现在的处境就有点糟糕，晚上得关门睡觉了。

“等下咱们问问阿贵，那人像疯子一样，指不定他知道什么。”胖子道，“现在怎么办？咱们拿这个铁葫芦也没辙，要不等下找个铁匠看看能不能熔开一部分？”

我道不然，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这种东西我知道有一种处理方法，可以使用硫酸一点一点把铁壳子溶薄了。你看这些烂铁疙

瘩，估计有人已经这么干过，不过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成功就停止了。

说不定这么干的人就是闷油瓶。我有一个感觉，他对这东西有危险的印象，可能正是他在溶解铁封时发现的，当时他可能忽然发现了什么危险的迹象，让他印象非常深刻，使得他立即停止了作业。现在他虽然什么都忘记了，但是那印象还留在脑海里，让他觉得不安。

当然这完全是一个推测，即使我感觉很有这种可能。

胖子跃跃欲试道：“硫酸好办，我去化肥站要一点来。”

我心说那玩意儿还是不要轻易去动的好，对他说悠着点，等一下可以带到阿贵那里仔细琢磨琢磨，让闷油瓶仔细看看。

闷油瓶将铁葫芦放回铁箱子里，翻上盖子，胖子立刻抱起来：

“得，今天算是有收获了，这玩意儿现在我得贴身看着，你们赶快再进去翻翻，那闺女等下就回来了，抓紧时间。”

我想起楚哥和我说的照片还没看，心说那才是正事，就立即起身往窗户走去。

刚站起来还没走两步，闷油瓶忽然发现了什么，一下拉住了我。我看他的眼神，立即感觉有点不对，忙顺着他的视线一看，顿时一愣。我看到一边高脚楼上方的山坡上，站着几个村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正满脸阴霾地看着我们。



第二章 • 古怪的村子

闷油瓶拉住了我，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第一个想法是：他们什么时候站在那儿的？

我们生活在城市中，习惯于平视一切，到了这里一般不会想到去注意山头，所以最早来的时候，这山坡上有没有人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如果他们一早就在上面了，那么我们爬进高脚楼肯定已被他们发现了，这就有点不妙了。

而且看他们几个人的表情，似乎都很不善，有点冷眼观望的感觉。好像以前黑白电影里，老百姓看汉奸的表情。

我有点不知所措，一时间也停下来和他们对视。这几个人都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山民生活艰辛，普遍显老，所以实际年龄可能更小一点。有两个人挑着扁担，好像刚从山上收了什么东西下来。这几个人没有任何举动，只是直勾勾地看着我们。

我在长沙老家并不受欢迎，以前也经历过这种场面，知道这种表



情意味着他们对我们有很大的戒心，但还拿不准我们是什么人。看来我们刚才的举动有可能都被他们看到了。

在山村里，绝对不能得罪当地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轻则被赶出去，重则直接被扭送进派出所。长白山一行被楚哥出卖的事情让我们的案底都不干净，也不知道有没有被通缉，进了派出所他们一查网络，难保不会出更大的事。

这时候再爬进去就是找打了，胖子在我们后面打了几个“啐”的音，暗示我们快走，别和他们对着看，这有点挑衅的意思，当心把人家惹毛了会冲下来。

本来做贼的我心里就有点阴影，这时候心跳更快了，一下紧张起来，感觉有一股压力从山上压下来。但我看了看那高脚楼，又觉得不能走，这唾手可得的東西却不能得到，好比看小说眼看谜底就要揭开，作者却又绕起圈子一样，太让人难受了。

见我沒有挪步，胖子就架住我，一边对我轻声道：“晚上再来，差不了这几个小时。”一边拖着我往后走。

我们三个绷着身子，尽量自然地离开。走入村中，走了好一段距离才回头，看后面村民没有跟来，才松了口气。

这情景有点像小时候我和老痒去果园偷橘子，偷完出来正好碰上园主，两个人兜里全是橘子，心里怕得要死，只好佯装路过。那种紧张感让你的脚都迈不开，现在当然没有小时候那么害怕，但是感觉也不好受，而且还有点好笑。

凭借着记忆，我们绕了几条弯路回到了阿贵家里。阿贵不在，他的大女儿在编簸箕，看到我们就问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道太热了吃不消了。

胖子径直回到房里，将铁箱子藏到床下后，我们才安下心来，感觉这事情就过去了。胖子道：“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咱们白天别那么猴急，得先观察环境。同时，我看咱们也得在阿贵那儿打点一下，他

是地头蛇，咱们得拉他进伙，关键时候也好有个人替咱们说话。”

我心说恐怕没用，这浑水怕他也不肯蹚。而且，我猴急是有原因的，事情到这种程度，任何节外生枝都有可能产生蝴蝶效应，所以能急一些还是急一些的好。

说完话胖子出去讨水喝，我惦记着那没有看到的照片，只觉得浑身燥热、心神不宁，就躺下来逼自己静心。没多久听到胖子在问阿贵的女儿，那木楼后面的山路是通到哪儿去的，平时走的人多不多。阿贵女儿说那儿是山里的瓜田，夏天了，西瓜熟了，所以经常有人上山去摘西瓜。那老木楼老早就在了，以前听说有个老太婆住过。

我看了看闷油瓶，心说：老太婆？难道闷油瓶以前是和一个老太婆同居的？他那空白的十五年搞不好是被关在那里当性奴，那未免太悲惨了。接着又诧异自己不知道哪里来的齁齁念头，大概是一路过来听胖子讲的黄色笑话听多了。

不过阿贵女儿说的以前，时间跨度不明确，说不定是更早以前，也说不定是闷油瓶离开了之后。

之后，胖子问了阿贵女儿那个蓬头垢面男的事，一问之下还真有这么一个人。这疯子从她刚出生就在了，也不知道是谁，村里人都叫他“阿玉儿子”，好像以前也是个猎户，不知道怎么的就疯了。这人住在山上的一间破屋子里，有时候看到他下来捡一些剩饭吃，现在不怎么看得到了，可能老了走不太动了。有老人可怜他，会把吃的东西放到山口用一个缸罩起来，他晚上会把缸搬开，把吃的东西带回去。

我听了觉得奇怪，今天看到的那人狂奔如牛，一点也不像老人，难道我们城里人的体质连山里的老疯子都不如？

也确实有可能，因为说是老了，也不知道到底多老，说不定只有四十几岁，因为没吃没喝风吹雨打所以显得非常老，但就冲着常年在山上生活，他的体质肯定异于常人。

胖子拿着水杯进来对我道：“听到没有，现在是收西瓜的季节，



那边人太多，你得沉住气。这里不比荒郊野外，你想怎样就怎样，与其冒那个风险，咱们不如稍微等等。我看咱们等到后半夜最合适，小不忍则乱‘大便’。”

我算了一下，心说不行，如果确实是个疯子，那他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难保他不会爬回去看看。对他来说爬到一幢村里的废弃老屋里不算什么大事，谁知道他会在里面做什么。于是我说我等不及了，待会儿吃了中饭我还得去转转，能进去我就进去，把这心事了了。

胖子就苦笑，不愿意和我多谈了，说随我。

长话短说，吃了中饭，我和闷油瓶又去了老屋外头，发现门口的大树下，竟然坐着几个老头在纳凉。

故事和现实生活的区别就是，故事你总能在关键时候加快节奏，但是现实生活总他娘的会出意外。我蹲在一边的树下，等那几个老头离开，等到脑门都晒爆了，那几个老头反而越聊越欢快。

我很难形容那种堵在胸口的焦虑，又不想回去被胖子笑话，就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几个小时。胖子后来找到我们，他看我们这么久没回来，以为我们被逮住了。

我此时已经逐渐冷静下来，或者说是“热”静，因为烈阳高照，空气中翻起潮湿热浪，我们拿着芭蕉叶扇凉也不顶用，给蒸得都发泡了，热得没了动力。那些焦虑全从毛孔晒了出去。闷油瓶真是让我佩服，即使这么热，他也岿然不动，一点也看不出烦躁，不过还是浑身汗湿了——冰山一样的酷哥也挡不住广西的大太阳。

胖子奚落了我一顿，我也没力气反驳他。他在北京待久了，完全没法习惯这里的湿热，很是难受，便对我们道：“走走走走，别干等着，咱们出去走走，找条溪泡着，否则我非疯了不可。”

村外有一条山涧，我们来的时候见过，不宽但是水挺急的，当时看见就觉得那儿肯定是个避暑的好地方，只是不知道从寨里怎么走才能到达。